

六合叢書

钱边缀琐

王培军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六合叢書

钱边缀琐

王培军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边缀琐/王培军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8

(六合丛书)

ISBN 978-7-308-12193-4

I. ①钱… II. ①王… III. ①钱钟书 (1910~1998)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1772号

钱边缀琐

王培军 著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68千

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193-4

定 价 3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丛书主编

吕大年 高峰枫

人说朱贪王爱，我耽亚槩欧铅。何必多情秦七，政同语妙坡仙。
白驼山上毒物，碧海波中药师。欲说使君与操，请看鹤骨龙姿。

——读《钱锺书集》

目录

《围城》中两个妙喻的来历	1
钱锺书小说里的几个故典	5
《也是集》的书名及其他	14
随手札	26
寒食帖考	57
庾信愁赋考	59
读钱偶笺	64
读《管锥编》札记	70
读《槐聚诗存》	92
钱边缀琐	135
钱锺书与钱穆、陈寅恪	180
钱锺书与余嘉锡的“撞车”	190
钱锺书与吕思勉	201
钱锺书与鲁迅	220
武王《几铭》“口”非阙文证补	238
后记	252

《围城》中两个妙喻的来历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苏轼小传的注七里，引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名言说：“比喻是天才的标识。”（见 Bekker 编校本亚氏全集的第二卷 1459a）钱先生最擅长比喻，所以于亚氏的说法，应是“心有戚戚焉”，而拙于打比方的人，却不见得一定赞同了。

不管怎样，我对钱先生的妙喻络绎，是欢喜赞叹、衷心钦服的。也许可以说，从古至今，擅长用比喻的人里，还没有及得上钱先生的。不过有时候，钱先生的妙喻也有来历，用黄山谷的话说，就是“夺胎换骨”、“以故为新”，并非一律“自作语”。我因近来校读孙原湘的《天真阁集》，读来读去，不免就生起厌倦来，遂去翻看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诗集（*The Complete Poems*），借以作为调剂，意外地在《爱之定义》（*The Definition of Love*）一首诗里，看见下面几行：

别人的爱是斜线，终会以一个角度相交；我们的爱是

平行线，在无穷远处，也不能够遇合。(As lines (so loves)
oblique may well/Themselves in every angle greet: / But ours so
truly parallel,/Though infinite, can never meet.)

我马上想起钱先生在《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二章的开头，说到方鸿渐和苏文纨的关系的那几句：“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而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不错，钱先生的妙喻，一定是从马维尔借来的。马维尔是英国 17 世纪的诗人，在玄学派的诗人里，虽然不及约翰·堂恩(John Donne)有名，却也是有数的人物。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华书局版)里，曾征引过他一次，只是不是这首《爱之定义》。

钱先生还有一个比喻，是从叔本华(Schopenhauer)脱胎的，我很久前就注意到了，现在就放在一起说。《围城》的第 199—200 页，方鸿渐感慨人之间不易相处：“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别人，或者别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

Diogenes 版叔氏文集的第十册《附录与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里，有一篇《杂喻》(*Gleichnisse, Parabeln und Fabeln*)说：“在寒冷的冬日，有几只豪猪为了御寒，就互相挤在一处。可是，不久彼此感觉刺痛，于是只好分开了。然

而为求得温暖，它们又再度聚拢，同样的事便又发生。经过多次的反复，它们终于明白：彼此之间，能保持适当的间隔，才能够相互容忍，过得舒适平安。”（Eine Gesellschaft Stachelschweine drängte sich, an einem kalten Wintertage, recht nahe zusammen, um durch die gegenseitige Wärme, sich vor dem Erfrieren zu schützen. Jedoch bald empfanden sie die gegenseitigen Stacheln; welches sie dann wieder von einander entfernte. Wann nun das Bedürfniß der Erwärmung sie wieder näher zusammen brachte, wiederholte sich jenes zweite Uebel; so daß sie zwischen beiden Leiden hin und hergeworfen wurden, bis sie eine mäßige Entfernung von einander herausgefunden hatten, in der sie es am besten aushalten konnten.）

这一譬喻确是深刻的，钱先生一定异常赞赏，所以多年之后，在论《山海经图赞》时，又再次涉笔引及了。钱先生用典雅的文言，译了开头几句：“隆冬之日，豪彘冻欲僵，乃依偎取暖，而彼此相刺痛，乍亲接即急分离。”（见《管锥编》第1239页）其所用的版本，则是德森（Deussen）编本。不过，在钱先生引它之前，1926年，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里，就已引用过了（见新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33页）。钱先生稍稍落了后。我以前写过一篇《钱锺书与鲁迅》，搜了不少的例子，以见二人的共通处。现在的这个例子，应该补上。

在这一节之前，叔氏还论及《伊索寓言》，借小孩子口批评说：“这不是我们该读的书，它太幼稚、太愚蠢了，让我们

相信狐狸、狼和乌鸦会说话，那可没门！”（Das ist kein Buch für uns ! ist viel zu kindisch und zu dumm. Daß Füchse, Wölfe und Raben reden könnten, lassen wir uns nicht mehr aufbinden.）《写在人生边上》里，有一篇《读伊索寓言》，也说：看了这本书，“觉得有好多浅薄的见解，非加以纠正不可”；“它把纯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见解也是相一致的。只是“*Parerga und Paralipomena*”的书名，钱先生译作“哲学小品”（见《一个偏见》），似乎是过于别致了。

（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4月17日）

补订：《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六百三十五则节录叔本华此节（第二册第1236页）。林语堂《增订伊索寓言》第四则“冬天的豪猪”（载《十日谈》1933年第2期，后收入《披荆集》），亦用叔本华此喻。又《谈交友》亦用平行线之喻，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钱锺书小说里的几个典故

钱锺书先生的小说，有如前人所说的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只是我辈后学腹笥太俭，多不能知其用事来历，所以于钱先生的匠心独运，在领会上便打了折扣。数年前，有学者专就《围城》一书，考证钱先生小说里的典故，惜乎可喜的创获并不多，对读者的帮助殊为有限。我自己读书寡陋，更无资格饶舌，冒充解人作“郑笺”，不过平日偶有所见，曾随手记诸简端，今摘出聊为谈助，以当“写在钱锺书的边上”，或亦如钱先生妙译所云，“小遗于大海中，当不无小补”。

在《围城》第三章，钱先生写了几次聚会，其中一次，董斜川说旧体诗，极有解颐妙语：“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宋王令）——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梅尧臣）；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四山：李义山（李商隐），王半山（王安石），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

问)；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陈三立)。”如所周知，董斜川的原型，是钱先生的好友冒效鲁，但是这一段话，不过是钱先生的雅谑，未必真是冒的诗学见解。因为所谓“三陵”、“四山”，亦有来历，既非钱先生杜撰，也与冒氏关系无多。张佩纶《涧于日记》(壬辰上)云：“《随园诗话》载王楼村先生诗学‘三山’，谓香山(白居易)、义山、遗山也。晦若(于式枚)因之改香山为虞山(钱谦益)。余皆不以为是。余亦有‘三山’，则义山(李商隐)、半山、眉山(苏轼)耳。香山与义山太不类，遗山亦不足学，由半山以溯昌黎(韩愈)，由眉山以规李杜，此学诗之津梁，通唐宋之界，而上无晚唐波靡之音，下断西江粗直之派，则亦诗之中流也。”张佩纶所说“三山”，虽本诸袁枚《随园诗话》(见卷九)，但具体之人颇有变更，这自是其诗学不同所致。《谈艺录》(补订本)第80页云：“近人张篔斋(佩纶)笃好荆公(王安石)，至以半山配义山、眉山为‘三山’。”当可为《围城》之笺。后来汪辟疆论诗，又受到张说的影响，更添为“六山”，其《读常见书斋小记·六山》云：“白香山，真挚；王半山，深婉；李义山，缛丽；陈后山，孤往；韩玉山(韩偓)，凄咽；元遗山，精警。予尝谓学诗必寝馈唐宋，自李杜王韩苏黄而外，尚有‘六山’。必精研熟读，方足以博其趣而抉其微者，即此‘六山’是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钱先生所举的“四山”，没有超出汪说范围。据此，我似可来个“大胆判断”：董斜川虽主要用以影冒，可也夹有汪辟疆的口吻。钱先生在《石语》里，就曾提到过汪，说彼此见

过面、有过交谈。当然，汪辟疆诗学属于同光派，是亦步亦趋追随陈三立的，不过其于唐宋诗之间，也还未此疆彼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应该提醒的。而所谓的“三陵”之说，则始发于胡汉民，见其《不匮室诗钞》卷五《答大厂见谢言诗之作叠恻韵》（友人吴念庵先生告，参见刘衍文先生《寄庐茶座》第248—249页）。又，近人屈向邦《粤东诗话》卷一亦载胡说，可见其影响）。在那几句妙论之前，董斜川还说道：“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这也不是董的臆造，而是那时候老派人的公认。如张慧剑《辰子说林》即云：“故诗人陈散原先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口气之间，何其相似乃尔。汪辟疆《展庵醉后论诗》云：“散原能生，能造境。能生故无陈腐诗，能造境故无犹人语。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有散原。”（《读常见书斋小记》）推挹程度更过于董。至所谓“陵谷山原”各家，大都是晚清诗人“挂在口边”的，其中只有“二谷”之昌谷，在老派诗人那里，不算得怎么时髦，也许是钱先生自己喜欢，顺手拉来凑个数的。

大家在等苏文纨来时，董斜川“要了一枝秃笔”，埋头写自己的得意佳句，其中如“好赋归来看妇靥，大惭名字止儿啼”，是本冒效鲁的《还家作》：“妇靥犹堪看，儿啼那忍嗔。”（《叔子诗稿》）有人早为之溯源，但不免有所误解，把董自赞的“上句梅圣俞，下句杨大眼”，照搬过来赞冒诗了。其实冒诗下句，虽是同样说到“儿啼”，但同“杨大眼”不相干，所谓“杨大眼”，典出《魏书·杨大眼传》（略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

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意不过“李逵姓名止小孩啼哭”。又如“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两句，则本诸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卷六《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这也已为人指出（见刘永翔先生《沧趣楼诗集·前言》），不必再提。但是下面这两句：“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似尚未见有人提及。方鸿渐“没有读过《散原精舍诗》”，感到不解，心想：“‘数子’明明指朋友，朋友并非小孩子，怎可以‘提携’？”“数子提携”云云，照我的个人揣测，应该是蕴藏了散原诗本事的，即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所云：“立秋后一日，陈士可毅招同樊山、笏卿、子封、实甫、君立、鸿甫、治薌，燕集宣南畿辅先哲祠。实甫言伯严（陈三立）在武昌，重九日张文襄（张之洞）招同登高，伯严有诗，末二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夕阳城郭万鸦沈。’‘元老’自指文襄，文襄批驳‘领’字，谓何以反见领于伯严也。余言伯严早以此事告余，笑文襄说诗之固，‘领元老’岂吾领之哉。”此事，为当日诗坛一大公案，如樊增祥《广雅堂诗跋》（《樊樊山集》）、由雲龙《定庵诗话》卷上、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皆载其事首尾，言之津津。后来吴宗慈撰《陈三立传略》，钱先生为之编订诗集的胡先骕，犹且抵书与之讨论，云：“（散原）先生诗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以南皮之元老，而先生竟泰然领之，其胸中浩然之气可想。”（《国史馆馆刊》创刊号）仍蹈张之洞之误而不知。钱先生小说带及这个轶事，用意是开散原诗的玩笑，因为，散原老人

的诗，虽被董斜川称为“五六百年来第一”，但钱先生于其诗，却是不很喜欢，批评说“以艰涩自文饰”（《容安馆札记》）。陈诗的题目为《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钱送梁节庵兵备》，见《散原精舍诗》卷下，末句作“下窥城郭万鸦沉”，当是最后的定稿。而董斜川诗的另外两句：“秋气苏身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似乎就摇曳着陈诗的影子。

董斜川所提到的樊樊山（增祥），也是光宣诗坛的一大家，董说了他的一个笑话是：“光绪初年做京官的时候，有人从外国回来，送给他一罐咖啡，他以为是鼻烟，把鼻孔里的皮都擦破了。他集子里有首诗讲这件事。”这件事确非子虚乌有，不过时间有些不对，并非所谓的“光绪初年”，而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送者也不是“从外国回来”，而是樊山的老朋友袁爽秋，即那位因强谏被慈禧杀头的袁昶。樊樊山的诗，题目叫作《爽翁惠咖啡余误为鼻烟》，见《樊山续集》卷十，全诗云：“苦说茄菲是淡巴，荳香误尽勇卢家。也如白雪楼中叟，不识人间有芥茶。”自注：“李于鳞按浙，徐子与致芥茶，李嫌叶大梗多，以赏皂役。”按诗题的“爽翁”，即是袁昶，袁字“爽秋”，故云。樊诗里所说的“勇卢”，是“鼻烟”的代指，“勇卢”一词，见于《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一引《龙鱼河图》：“鼻神名勇卢。”而用之以代指鼻烟，则始于晚清赵之谦《勇卢闲诘》，其书收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樊诗用典自出于此。“白雪楼中叟”，则是指明代“后七子”的李攀龙。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李所以构“白雪楼”，大概是因为王世贞赞其诗文，比之

“峨眉天半雪”（《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李于鳞先生传》：“于鳞归则构一楼，田居，东眺华不注，西揖鲍山，曰：‘它无所溷吾目也。’”），李遂居之不疑。李攀龙的自负也是出了名的。

小说里的褚慎明，是影射钱先生的同乡，即曾研究相对论、且与爱因斯坦真通过信的许思园，这是喜欢“钱学”的人人都知晓的。钱先生据此添枝加叶，说褚慎明“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惹得他们“高兴得跟疯子一样”，“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又说“不过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覆信，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这一段里所写的情事，颇似传说中林徽音之所为，据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陆小曼》云：“不久，林女突来一电（与徐志摩），内容云：独处国外生活苦闷，希望你能写一电对吾多多有以安慰，使吾略得温暖云云。志摩得电后，大喜欲狂，即写了一长电，情意缠绵，以谓可得美人青睐了。次日即亲至电报局发电，哪知收电报之人忽笑谓志摩云：‘先生，吾今日已同时收到了发给这位黛微丝的电稿四分了，你已是第五个了呀！’志摩不怩云：‘你不要胡说，这女士只有本人一个朋友呀。’这收发员遂立即出示其他四人电文示之。志摩一看，天啊，都是留美的四个老同学也（小曼说时只记得一人为张似旭，徐三人已忘了）。志摩气极了，即持了林之来电去询张似旭，你为何也去电的，当时张还以为志摩得了风闻，故意去冒他的，

坚不承认。志摩乃出林电示之，张似旭大忿，亦出原电示之，一字未易也。于是二人同去其他三人处询问，都是初不认承，及出电互相同观，应是一个稿子也。五人大怒，遂共同签名去一电大骂之，与之绝交了。”（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1 年版）陈氏此文所记，也未必全然可据，并且即使可据，钱先生也肯定没有读过，但我想林夫人的轶事流播人口，钱先生当不致无所闻，而且其《猫》中更是影射了林，那么把林的一个轶事，变化之而写进自己的小说，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在影射当代名人最多的《猫》里，所涉及的文坛学界名流，除林徽音、梁思成外，还有林语堂、周作人、沈从文等，而建侯父亲的那句格言，更是借了林语堂的俏皮话。建侯的父亲，“曾做出洋游历的随员，回国以后，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林语堂《自传》第九章《论幽默》说：“我说的笑话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这话我是在巴西一个集会上说的。”（按张潮《幽梦影》：“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林语堂喜读此书，所谓“理想生活”云云，必从此来）林语堂的这个笑话，虽然“已经传遍了世界”，但论及《猫》一文，还未见有人提及，而将其捉置一处的。爱默的父亲，也是“前清遗老”，照那时遗老的脾气，免不了满腹牢骚，但是，他虽“文理